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4/3
3 May 199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12

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根据
1993年2月23日委员会第1993/7号决议
提出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内
人权情况的定期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导 言	1 - 4
一、东部飞地的种族净化	5 - 42
A. 早期阶段	5 - 7
B. Cerska	8 - 17
C. Konjevic Polje	18 - 24
D. 关于伏击逃离飞地平民的指称	25 - 29
E. Srebrenica	30 - 40
F. Gorazde 和 Zepa	41 - 42
二、关于政府于1992年12月-1993年1月发动的 进攻的指控	43 - 50
三、东部的被迫逃离者的人道主义境况	51 - 62
四、强行征兵	63 - 67
五、图兹拉塞尔维亚人的情况	68 - 85
六、结论	86 - 93
七、建议	94 - 96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1992年8月任命了特别报告员，由其亲自调查前南斯拉夫领土内的人权情况。人权委员会1993年2月23日第1993/7号决议决定将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一年，并请他“根据情况需要继续提交定期报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东部最近发生的事件使得本报告成为必要。¹

2. 4月1日至16日特别报告员的一个外地工作人员小组访问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就关于该国东部地区最近发生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主义法的指称收集第一手资料。本报告是根据与目击证人的面谈和向在实地活动的当地和国际组织收集的资料编写的。

3. 从本报告列举的资料看，显然应当对这些指称作进一步的调查。尤其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未予批准，无法从来自波黑东部并已避难于该联邦共和国的塞尔维亚人收集证词。

4. 除了波黑东部的事件之外，特别报告员希望提请注意下列问题：

- (a) 据可信的来源指称，最近发生在波黑中部的政府军与克罗地亚人部队冲突当中发生了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事件；
- (b) 在巴尼亚卢卡和比耶利纳等地继续发生种族净化事件，非塞尔维亚人受到骚扰和恫吓，人们担心当地的种族净化已近尾声；
- (c) 由于莫斯塔尔紧张局势的加剧，许多塞尔维亚人希望离开该地；
- (d)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许多地区的局势越来越令人担忧。科索沃的情况尤其严重，Ejup Statovci 教授最近入狱更加剧了该地的紧张；
- (e) 克罗地亚中塞族祖籍的人面临的处境和当地对新闻自由严格限制引起着严重的关注。

一、东部飞地的种族净化

A. 早期阶段

5. 波黑东部第一次种族净化浪潮是塞尔维亚武装部队于1992年4月至5月期间进行的。从1992年夏至1993年2月，东部地区处于政府控制之下的仅有三处“孤立地区”或“飞地”。在这一阶段的多数时间内，飞地包括 Cerska/Konjevic

Polje、Srebrenica 和 Gorazde 以及 Zepa 地区。在整个这一时期内任何独立的观察人员都未曾广泛地进入该地区。

6.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曾经试图向飞地内输送人道主义援助或从中运出伤员,虽然为此一再得到了塞尔维亚部队领导人的保证,但从始至终几乎一直受到挫折。为不准或拖延车队通过提出的理由包括,塞尔维亚部队要求此种通行以塞尔维亚人自由迁出政府占据的图兹拉地区。对这一问题本报告另行作了说明。

7. 政府军在1992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间发起了一次攻势,使(包括Zepa地区在内的)“几块飞地”变为连成一片,面积大得多的一块“飞地”。1993年3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与联合国保护部队及难民署协调开始了人道主义援助的空投作业。毫无疑问,空投行动挽救了生命,尤其是在Srebrenica地区。难民署在联保部队的保护之下继续每天向波黑全境输送1,00吨的物资。

B. Cerska

8. 所谓Cerska飞地地处波黑东部的一个山谷之中,由围绕Cerska村的若卫星村庄组成(Cerska村本身分为上、中、下Cerska),并包括Kinjevic Polje及周围地带。

9. 塞尔维亚部队于1992年5月至6月用重炮、坦克和飞机(据报道至8月份才停止使用飞机)包围了Cerska地区。因此当地形成了一条对抗火线,直到1992年12月和今年1月之前,在七个月中这条火线实际上没有发生多少变化。据报道自1992年6月以后对这些小村子的步兵和重炮袭击从未停止过。

10. 关于这七个月中Cerska飞地生活的记述提到,村民为了躲避炮击和狙击只得在夜间下田耕作。据报道该地在失陷之前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粮食,许多儿童因饥饿死亡。据说人们吃的是牲口饲料、树叶和树皮。炮轰始终不断,人们自冬季开始时就躲避在毁坏的房屋角落或地下室里,极为拥挤。有些村民在1992年夏季和冬季生活在树林里,只有在冬夜的寒冷使人无法忍受时才回家一、两个小时。所有的飞地内都有为了逃避自己家园发生的种族净化而躲进来的流离失所者。

11. 有报道说该地有大量伤员。医疗条件不足,麻药或麻醉剂很少或根本没有。在无麻醉条件下施行截肢手术。如果有绷带也是一用再用,没有洗涤或消毒剂。由于得不到治疗,普通创伤就可以使人丧生,人口的大部分人受到皮肤病、虱子、胃肠炎和肝炎的影响。

12. 有一名目击者说,在2月初左右Cerska小学遭受炮击时里面有300名来自

Viasenica的流离失所者,其中有10来人当场被打死,50多人受伤。向附近逃跑躲避的人据说再次受到炮击。据报道Cerska的一名男护士不得不用斧子截去伤员的残臂伤腿。除了土制白兰地酒、啤酒和床单之外,没有可用来清理创伤的东西。有多少伤员幸存了下来尚不明了。

13. 据报道塞尔维亚部队自1993年1月15日向Cerska飞地发动进攻,直至最后一个村庄Konjevic Polje于1993年3月1日或该日前后陷落。在这之前维持了七个月的情况自进攻开始就发生了变化。每次总有一个村子被攻占。周围山岭上的坦克每天向飞地发射数千发炮弹。在Gobelje这样的小村落中据指称说每一所房屋都成为了射击的目标,人们随着炮弹落点的变化从一处房子逃至另一处房子,据报道政府军逐村后撤,同时把平民也撤至下一处村落,待这个村子马上也要失守时就再撤至另一处。许多见证人在逃离家园时后面就紧跟着塞尔维亚的部队。老人、残疾人和伤员这些无法行动的人据报道就留在了被占的村庄里。

14. 据报道说有的村庄离前线很近,失守的也很快,人们为了躲避进村的塞尔维亚部队纷纷从二层楼跳窗逃跑,如Velici、Grbici和Hodzici。据说带小孩的妇女逃跑特别困难,结果在Velici和muskici村有50至100人被塞尔维亚部队打死。

15. 在Cerska多数村落于3月初失守之前,据说来自被塞尔维亚部队于2月中占领的Vlasenica、Sadic和Kamenica等地的流离失所者挤满了这些村落。一名地方民防队成员在离开Cerska村时据说曾前往各家各户,镇定地告诉人们,村子守不住了。所有人都应在当天夜里离开。据报道说,几乎所有留在Cerska村的人在3月1日或2日夜间接为大约10,000人的队伍沿着河边通往Konjevic Polje的小路离去。有一名证人从山上看着塞尔维亚部队的步兵、坦克和装甲车依次进入Cerska村,他报道说:“房屋早已被炮弹摧毁,但只要有一处屋顶还是完好的,塞尔维亚人就马上纵火焚烧,好让所有人都能看见”。

16. 显然有少数伤员和老人没能在Cerska陷落之前撤离出来。特别报告员实地工作人员在图兹拉见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与丈夫和其他六名老人一起被“留在”Konjevic Polje一所房子里的一名77岁的妇女。第二天上午塞尔维亚部队进入Konjevic Polje,用货车将他们运送到了—处不明之地。这些人在大约一个月中受到拘留和审问,并且不断被告知本来应该把他们全打死。该名证人、她的丈夫和另一名老年妇女受到殴打。有一天早上他们被告知中午就杀死他们,但却把他们押上货车,拉到了图兹拉附近的前线。该证人在面谈时脸上和手上均有伤痕,她的丈夫因被打而头部受了重伤,住在图兹拉医院。

17. 据报无法撤出Cerska村的人的命运不得而知,其中包括据报道留在小学内

及附近的那些人。

C. Konjevic Polje

18. 塞尔维亚部队逐村占领 Cerska 的行动从2月持续到3月初。随着村落被占,越来越多的妇女和儿童逃离了 Cerska。在1月/2月期间约有5,000人终于到达了图兹拉,但多数人是后来才离开的,朝Srebrenica方向逃去。有许多人在 Konjevic Polje 停留,然后在该处受到进攻时再逃走。证人们几乎全都提到这些穿越厚厚积雪的跋涉,并且说由于炮击他们甚至连山间小道都不能利用。当 Konjevic Polje在3月中陷落时粮食已极度短缺,妇女挨家挨户为自己的孩子乞讨。

19. 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是 Cerska 被占时的唯一消息来源,他们指称说平民受到屠杀,但是没有提供详情。这一情报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3月4日给主席的信中提请当时正在开会的人权委员会注意这一局势。次日即3月5日,塞尔维亚部队同意联保部队进入 Cerska。

20. 波黑联保部队司令 Philippe Morillon 中将于1993年3月5日与难民署、卫生组织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以及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和联保部队成员一起抵达 Konjevic Polje。此行的目的是在 Cerska 进行事实调查,除几处小村落之外,该地已于前一天失守。当时在 Konjevic Polje 的证人说他们当时对联保部队的抵达十分高兴,特别是对村庄受到的炮击减少感到欣慰。但是他们报告说无法与 Morillon 将军讨论指称发生在 Cerska 的种种事件。

21. 当 Morillon 将军于3月6日离开 Konjevic Polje 时对该地的炮轰又加剧起来。一批联合国救济工作者在联保部队英国营的两辆装甲运兵车护送下于3月11日获准进入 Konjevic Polje。目的是撤出在前一次访问时认定的需要紧急处置的伤员。但是,塞尔维亚部队不许难民署带进救护车或卡车,限制可带入的药品,并不准撤走任何16至60岁的男子(无论受伤与否)。

22. 联合国工作组遇到了数千名吵嚷着要求撤离的人,同时他们拦住英国部队不让离开。两辆联保部队车辆周围聚集了至少2,000名平民。车辆和人群都受到塞尔维亚部队的有意炮击。有一辆装甲车在乘员进入另一辆装甲车之后不久几乎被一发炮弹直接命中,受到摧毁。据证人说,这场轰炸直接打死了至少150名妇女和儿童,其中多数是逃过了前几天对Cerska 密集炮击的人。有几名儿童的头部被炸飞。没有关于失去肢体伤员的准确数字。

23. 经过一天一夜之后,谈判达成短暂的停止炮击,使英军得以离开。被摧

毁的装甲车留在了村内。在该次事件中无论是 Morillon 将车前次访问时拟订的紧急情况名单上的人还是后来炮轰中新受伤的人一个也未能撤出。

24. 证人说,当人们看到联合国没有给予保护时,他们决定离开 Konjevic Polje。据说在联保部队离开之后人们四散奔跑,不能帮助受伤的人或掩埋死者。他们步行翻山越岭,向 Srebrenica 方向走去,谋求安全之地。一名证人说:“人群如此之大,无法看到尽头。炮弹从四面八方飞来。这简直让人无法相信,身后落下一颗炸弹之后,如果一个孩子被炸死,家里的人就把尸体丢在路上,转过身去照顾其他孩子。”

D. 关于伏击逃离飞地平民的指称

25. 据报道,自战争开始以来,许多平民试图逃出被围困的Cerska飞地,特别是逃往图兹拉方向。有指称说塞尔维亚部队在Cerni Vrh、Baljkovica、Debelo Brdo、Susica、Rogosija 和 Ilijino Brdo 伏击了平地。

26. 据报道,数千名的一批平民在1992年夏季试图离开 Cerska 飞地,携带着伤员和儿童向 Kalesijce 方向缓缓而行。经过两天两夜在山间小道上的跋涉,这批人再有20分钟即可抵达原定目的地,但就在这时据称这些人在 Balcovici 的森林中被塞尔维亚部队包围了。证人报告说他们受到飞机上机关枪的扫射,“子弹到处横飞”。据说有些人被塞族部队抓住,150人在袭击中死亡。这批人四散而去,直到15天以后还有迷失在森林中的人回到 Cerska。

27. 在12月底,一批大约2,000名平民据称在 Baljkovica 村受到机关枪扫射,当人民开始奔逃时袭击者追进了树林。据报道有一个以上小孩的妇女为了逃跑把其余的孩子丢在身后,只能带着一个逃走。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在这次袭击中死亡。

28. 有一名证人和一批34人于1993年2月14日沿另外一条路离开 Cerska,试图前往波斯尼亚中部。他们穿过了 Vlasenica 到达 Debelo Brdo,据称在该地受到伏击。据说塞族部队从面前跳了出来,用自动武器向他们射击。据称证人的父亲和妹妹在伏击中被打死。经过五天的跋涉和在 Kljestani 的又一次伏击,这批人中有4名据说抵达了 Kladanj。

29. 从 Cerska 到 Konjevic Polje 显然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穿过 Babici 村并翻越 Vdrc 山(1042米);另一条是从 Ilijino Brdo 绕至 Cerska 山谷的另一侧,那里穿过树林的山边小路较为平坦易行。据说首先陷落,离前线最近

的 Cerska 村落中的人在2月初曾试图用这条路前往 Konjevic Polje。据报道说全村的人都想在同一天出发，有一个证人说想从这条路走的有2,000或3,000人，后来2月底才知道这条路已经成为伏击点了。幸存下来的人说，在路上他们看到了不久前因炮轰和轻武器射击而死的大约100具尸体，后来他们自己也受到了袭击。

E. Srebrenica

30. 在3月初,Srebrenica飞地包括周围村庄在内的全部人口约为6,000人,据说其中大约半数是以镇内。该镇战前人数估计约为7,000。飞地被围已达11个月,自1992年12月11日以后塞族部队不许送入任何人道主义援助。

31. 与塞尔维亚部队的攻势相应,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是分三次高潮抵达的:先是来自Vlasenica,然后是Cerska/Kamenica/Konjevic Polje,最后是Osmace、Zelini及Srebrenica以南的其他村庄。估计仅从Cerska地区到此的从数就达25,000人至30,000人。另外,随着Srebrenica飞地本身被塞族部队占据,有更多的人3月和4月到达镇上。

32. 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由于他们处在村镇支助网之外,在Srebrenica属于最脆弱的群体。地方当局无法应付这种流入:没有基本的栖身之处,也不能有系统地分发粮食。许多人睡在半米深的雪地之中,气温达零下15度。

33. 卫生组织的Simon Mardel医生3月份报告说,每天有20--30人被饿死。这一数字并不包括因炮轰而死的人数。他说,条件“恶劣得难以置信”。数万人赖以生的是树芽和玉米棒子芯做的糕块,消化过程十分痛苦。他见到了四天未吃东西的一个流离失所家庭:“他们萎靡虚弱。这些人靠向邻人讨饭或从塞尔维亚人的农庄偷窃而活。有些家庭中有人在偷东西吃的时候遭到枪击。有些在Zepa有亲属的人长途跋涉两天到那里去为自己的家人乞讨。这种跋涉和到塞尔维亚农庄找东西吃的事只能由家里身体最好的人去干……”

34. 人们在零下的温度里整夜地等待粮食空投,人们绝望到了经常发生枪击和械斗的事。最近公路运输队的抵达较有规律,大为缓和了粮食紧张。

35. 飞地中唯一的外科医生在Srebrenica。每天平均有五人感染而死,每天住进医院伤员达30人之多。在没有普通麻醉剂或抗菌素的情况下,用剃刀和钢锯施行截肢手术。

36. 难民署一再要求,而且塞尔维亚部队也一再同意,向Srebrenica运入援助并从该地撤出伤员。但这些口头和书面承诺一再被违反。Morillon将军1993年3月12日

带着一个小组抵达Srebrenica,希望谈判停火,使送援车队进入并增加联保部队在镇内的人数。他宣称不达成这些协议他不会离开。一支联合国援助车队在受到塞族部队9天阻拦之后于3月19日抵达Srebrenica,这是12月以来的第一次。

37. 3月底终于批准从Srebrenica撤出人员。但当塞尔维亚部队炮轰该地停机坪时不得不暂停直升机的撤员作业,待撤人员中有若干人被打死,两各联保人员受伤。虽然难民署及为数有限的联保部队和无国界医疗队人员尽了一切努力,在不增加镇内国际人员的情况下无法组织利用公路的车队撤员作业。塞尔维亚部队不许增加人员,人们急于离开该地,有些人在冲向卡车时被踩倒在地,4月2日的情况最为严重。

38. 4月12日Srebrenica受到炮击时至少有56人死亡,106人受伤。这时安理会1993年4月16日通过了第819(1993)号决议,要求所有当事方和其他有关方面将Srebrenica及周围地带作为安全区处理,不应进行任何武装袭击或任何其他敌对行动”。次日,政府与塞尔维亚部队签署了使Srebrenica“非军事化”的一项协议。协议要点如下:

- (a) Srebrenica地区全面停火;
- (b) 部署一个连的联保部队;
- (c) 为将重伤员和病号撤至图兹拉开辟一条空中走廊;
- (d) 联保连队到达后七十二小时之内Srebrenica实行非军事化,镇内武器移交给联保部队;
- (e) 任何一方不得妨碍人员的自由移动。难民署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调查关于尤其是在Srebrenica和Tuzla阻碍人员移动的指称;
- (f) 必须许可人道主义援助按计划进入该镇;
- (g)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控制下按照“全数”原则交换俘虏、尸体和伤员。

39. 按照协议联保部队增加了人数,用直升飞机撤出了大约600名伤员。联保部队宣布完成了该镇的非军事化。该镇不再受到炮击。自协定签署以来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可每日进入该镇,空投援助仍继续进行。虽然情况大有改善,但仍有严重问题,如“安全地带”过于拥挤。该镇原有人口约为7,000人,现在许多房屋已被炮弹摧毁,反而还必须为增加的约30,00名流离失所者找到栖身之地。另外,镇上用水目前取自两处泉眼,不足以满足如此众多人口的需要。

40. 联保部队的官员及难民署、卫生组织、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无国界医疗队和每天冒生命危险驾驶人道主义援助车队的司机值得所有人钦佩,他们勇敢地努

力减缓特别是被围之地内平民的痛苦。

F. Gorazde 和 Zepa

41.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东部，现在还剩有两个由政府控制的飞地。Zepa飞地是一处偏僻的山区，其中有一个Zepa村，人口为9,000，另有38个分散在四处的小村庄。飞地人口，包括难民在内，总计为29,000。相比之下，Gorazde飞地位于德里纳河河岸，属战略要地。该镇战前人口有40,000。但现在整个飞地有人口70,000，包括了周围的村庄和周围地区来的难民。

42. 两个飞地都在受到炮击；在5月之前曾有两个月时间，人道主义援助车队无法进入，到5月初才得以进入。虽然正在空运食物，但数量远远不够。据报告，在4月中旬之前，每天晚上都有600至1,000人从Gorazde徒步跋涉42公里到Grabac村庄觅食充饥，然后给家人带回部分食物。据报告此路现已被截断。

二、关于政府于1992年12月-1993年1月发动进攻的指控

43. 1992年4月前后，塞尔维亚部队开始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东部的Bratunac地区实行种族净化。许多穆斯林逃向西边10公里处的Srebrenica。据报告在随后的11个月里，政府部队主要从Srebrenica出发，向德里纳河谷的塞尔维亚村庄发动袭击，攻击平民，包括那些企图逃往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人，并摧毁了几十个塞尔维亚村庄。

44. 另据报告，从12月中旬到1993年1月，政府在这一地区发动了一次进攻。据报告到1月底，Srebrenica地带已向北几乎推进到德里纳河，离Zvornik相距不到15公里，并同Cerska/Konjevic Polje飞地建立了很强的联系。

45. 塞尔维亚部队于2月向东部的飞地发动主要攻势时，据称他们在Bratunac周围的大小村庄里发现了多达九个乱葬坑，这些村庄后来又由政府部队夺回。据称这些乱葬坑埋有被政府部队任意处决的塞尔维亚平民或战士的尸体，特别是在12月-1月进攻期间被处决者的尸体。据称一些受害者还曾受到酷刑。据报告在一些地方已发现了所说的这种乱葬坑，例如在Milici、Kamenic、KravicanKonjevic Polje。

46. 有关这次进攻的情况极为缺乏，因为没有任何独立的观察员获准进入该地区。然而，有可靠的报告说，在1993年1月，许多塞尔维亚村庄被纵火烧毁，

约 5,000 难民跨过德里纳河逃到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据说许多人由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家被摧毁,仍留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 Ljubovija 一带。

47. 鉴于这些指控的严重性,特别报告员的外勤工作人员计划对在 Ljubovija 逃难的可能证人进行面访。另外还希望访问贝尔格莱德,因为据报告那里的军人医院法医部以及司法部战争罪和灭绝种族罪委员会都正在搜集有关这些指控的材料。

48. 特别报告员在 1993 年 3 月 30 日致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的信中,要求联邦共和国对这种努力给予合作。随后人权中心代表特别报告员多次重申了这一要求。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充分了解特别报告员对各方面受指控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调查的意向,也了解其外勤工作人员的活动计划。

49. 对于采访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东部的塞尔维亚人的要求,没有收到任何答复。然而,特别报告员从 4 月 9 日收到的传真得知,由于实行新的签证规定,外勤工作人员已无法进入该地区。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实际上已不可能使特别报告员的外勤工作人员对指控进行及时和客观的调查,因而本报告也不可能刊载原定调查的结果。

50. 据报告,当地的一名医生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提供的一名军事法医病理学家对所称的乱葬坑进行了挖掘和法医检查。据报告进行这项工作的两位专家愿意有一名客观的国际专家陪同他们对尸体进行法医检查并对所有医学调查结果进行证明和记录。有必要提供这样一名国际法医专家的服务。

三、东部的被迫逃离者的人道主义境况

51.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中部,特别是 Tuzla,准备接纳从 Srebrenica 涌来的 30,000 名流离失所者,因为这一带已被宣布为“安全区”。Tuzla 镇难民人口有 60,000,与当地居民已成 1:1 的比例。从战争开始以来,Tuzla 整个狭长地带据说已接收了 200,000 名流离失所者。

52. 从 3 月底开始,用车队将大约 10,000 名流离失所者从 Srebrenica 撤到了 Tuzla。制定了将流离失所者分散到 Tuzla 周围各市镇的紧急计划。这些车队在 Tuzla 的 Medjan 体育中心受到了组织良好的热烈欢迎,这是难民署、红十字会和当地政府密切合作的结果。之所以有如此顺利的组织工作,医疗检查、备用救护车、食宿用品样样就序,也是由于有了广泛的经验。在 10 个月的时间里,大约 57,000 名被迫离家者受到过该体育中心的接待。

53. 新到来的人都进行登记,以方便他们同家人团聚。每次一有车队到

来，就有数千人前去寻找亲人的面孔，这活生生地表现出一场骨肉分离的悲剧。

54. 孤儿和流散儿童是个特别令人关心的问题。虽然现有还不知从Srebrenica撤出的儿童的确切数字，但从一组人的构成可看出个大概情况。这组人现收留在Lukavac的一个废弃的小学校里。共有260名成年人(14至60岁)，但有100多名儿童不满周岁，45名1至2岁，63名2至4岁，220名4至14岁。

55. 难民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一项共同的政策，该政策主张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儿童与家人一起撤出。²然而，由于Srebrenica的形势迫在眉梢，故一些儿童在撤出时没有和家人在一起，而另一些儿童属于孤儿或先前就与家人分离了。对于这些孤弱无助的儿童，一项紧迫的问题是做好登记工作，保护他们的姓名和所属家庭的特征，并保证他们的心理和社会福利。

56. 流离失所者到达Tuzla之后，一部分在体育中心住上一晚，另一部分人乘车直接到附近市镇的接待点投宿。从一开始住宿就特别紧张。约10,000名流离失所者住在tuzla市的集体接待中心，但该市的25个接待中心只有两个经过修整，具备了条件。大多数中心本是学校建筑，卫生条件和电力供应急需跟上。在较好的一处集体接待中心，241人平均每28人睡一个房间，这些人中有82名不满14岁的儿童。

57. Tuzla的绝大部分难民，即有50,000，被安置在Tuzla市及周围市镇的市民家中。当地政府发布了法令，规定所有有富余房屋或度假屋的个人都应接待流离失所者。据报告，对于这样做的个人没有任何额外援助。

58. Tuzla地区的食物库存早在夏天就用完了。难民署和世界粮食署曾呼吁国际社会资助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施的人道主义方案，但获得的反响不够。结果，随着波斯尼亚中部最近战火又起，Tuzla地区的食物供应极端紧张。一些集体接待中心每天只能靠难民署的食物供应，每人每天只能获得两餐薄食；香皂和洗衣粉急需供应。

59. 流离失所者的其他物质需要也是巨大的，特别是那些经Srebrenica而来的人。他们约60%的人皮肤有病或身上带有虱子，一些人更是伤员，还有许多断肢者。虽然食物、住宿和医疗是需要立即解决的优先问题，他们的心理需要也是沉重的负担。本报告说明了这些人被强迫离家的种种方法。许多人失去了一切：家、亲人、健康，他们往往也失去了对未来的所有希望。他们从Srebrenica到来之后，除遮身之物以外，往往身无分文。许多人有亲属失踪或被关押，他们的恐惧和危机感据说已到极限。儿童由于受到创伤，表现为情绪不安，行为不听约束；他们睡觉中被恶梦惊醒，身体的种种官能也可能失控。已经发现各种精神类疾病，但医务人员的负荷已经远远超过。

60. 流离失所者的创伤更填了一层，因为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地区，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他们主要是年轻妇女，习惯于艰苦的劳动和户外生活。他们忽然间身处新的环境中，往往是简陋拥挤的住处，除了坐着并吃饭外，无事可做。早期来到Tuzla的一批人有些已经这样生活了一年。

61. 曾试图为新来的儿童和当地儿童继续开学上课，但随着从Srebrenica不断涌来人流，这种努力日益困难。当地政府被迫将所有的学校利用起来用以接待。然而寻找上课用地的努力仍在继续，例如在防空洞上课。

62.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整个经济已经崩溃，失业率很高。在Tuzla有工作的人每月可能获得相当于1到2个德国马克的工资，或许能得到一包食物。许多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或被杀死，或被关押，或失踪，或自愿或不自愿地上了战场。因此，这些留下来的破碎家庭几乎没有任何收入，必须靠自己的储蓄或当地市政府分发的少量食物过活。随着战争的继续，处境艰难的平民人数正迅速增长，并且都艰难得似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不论属于哪个民族。

四、强行征兵

63. 特别报告员对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各方强行动员参战的报告特别感到关切。此问题在前南斯拉夫其他地区也很严重。

64. 塞尔维亚部队在Banja Luka等地强行征召男子入伍，充作种族净化的工具。拒绝服兵役往往意味着本人以及家人将要受到骚扰和恫吓。

65. 试举一例：最初从Pale一地产产生了一项法令，最近发给了Banja Luka的当地政府。据报告，该法令规定，如果一个家庭中的一名成员不响应征兵令，则该家庭的其他成员将受到开除职务的处分。一旦开除，不仅失去了收入来源，而且该家庭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服务也失去保证。这种处罚迫使一些家庭流落街头，生活无着落。

66. 据报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将任何逃避兵役的行为视为犯罪，并且不容许以民役抵兵役。此外，有报告说，服兵役的义务被用作一项借口，以防止塞尔维亚的男人妇女离开Tuzla。虽然据报告，妇女实际上没有被强行召入政府部队，但她们被告知，必须留在Tuzla，准备好待命。

67. 另外，有广泛的指控说，这场冲突的各方都在强迫拒服兵役者在前线挖战壕。

五、图兹拉塞尔维亚人的情况

68. 1991年,图兹拉市的人口为132,000,其中48%是穆斯林,16%克罗地亚,15%塞尔维亚和21%的其他民族。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举行的第一次自由选举中,图兹拉是唯一的一个城市,选出的代表来自一个成员包括所有民族的党。图兹拉文职当局公开宣布的理想是,一个不存在民族歧视的多种族社会。

69. 然而,对图兹拉地区塞尔维亚人目前所受的待遇,有人提出严重指控,特别是在与塞尔维亚部队谈判向斯雷布雷尼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过程中。代表塞尔维亚部队谈判的人声称,他们的情况已岌岌可危,在图兹拉地区的18,000塞尔维亚人几乎全部希望离开。

70. 特别报告员的外勤工作人员1993年4月初与来自图兹拉市及其外围地区的塞尔维亚群众进行了会面和交谈。根据这些会面和交谈,和与当地塞尔维亚少数有广泛接触的国际人士的见闻,已很清楚,确有一些塞尔维亚人希望离开图兹拉市。离开该市的最主要原因,似乎是为了家庭团聚。提出的其他原因,包括需要医务治疗和希望躲避总的战争困难。尚未能证实大规模歧视性解雇塞尔维亚人工作的指控。在多数情况下,缺少工作看来是由于战争原因停止经营所致。图兹拉的失业和食品匮乏情况,本报告其他部分另有叙述。所有人都得到同样的官方配给,没有歧视,尽管象经济困难和家庭被拆散等问题十分普遍和严重,但那种情况见于所有民族。然而,有三个问题具体涉及塞尔维亚人。

71. 引起在图兹拉及其周围地区住居的塞尔维亚人关注的最主要原因,是强迫他们参加政府军作战。估计穆斯林也有人希望离开图兹拉,以避免被征入伍,尽管无法估计出他们的数字。在图兹拉市,拒绝被征参加政府军的人,经过闪电式审讯被判处监禁3至10年。在这方面,对在图兹拉市内的塞尔维亚人和居住在周围地区的塞尔维亚人之间,似乎有不同的待遇。有多起指控说,在后者之中,特别是在巴诺维契的塞尔维亚人中间,那些拒绝征兵的人被强行拉去送往前线挖战壕。

72. 塞尔维亚人尤感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心理压力,所采用的形式是邻居和同事的侵权行为和据称不断使用chetnik一词。令人不安的是,一家称为“波斯尼亚之龙”(Zmaj od Bosne)的报纸发表文章公然煽动对塞尔维亚人的仇恨,并在图兹拉公开出售。虽然无法确定该报的发行量,但该报可以很容易地买到,显然得到了当局的容忍。特别报告员的外勤工作人员得到了几份报纸。这种煽动的一个例子便可说明问题。1993年4月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从内心而言,每个穆斯林都想解脱他的塞尔维亚邻居,而不是相反;然而,每个穆斯林都必须指出一个塞尔维亚人并发誓把他

干掉”。

73. 图兹拉地区塞尔维亚人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争最初阶段所面临的情况和目前的情况之间必须有所区分。战争开始后,看来有一些塞尔维亚人村庄拿起武器反对政府。在战斗被政府军平息的地方,据报告,村落被破坏,房屋遭到抢劫和焚毁。据称一些没有武装对抗政府的塞尔维亚村庄也遇到了同样情况。

74. 图兹拉南部的一个城镇巴诺维契的塞尔维亚人便是没有拿起武器反对政府的地区之一。战前巴诺维契的塞尔维亚人人数估计为4,453人,据说其中1,100人仍留在那里。据报告,1992年春末和夏天,巴诺维契当局集合了大批人,显然是随意的,将他们拘留审问有无武器。有人提出严重指控,在这些审问中使用了殴打和酷刑,据称一些被拘留的塞尔维亚人受伤死亡。对房屋的搜查和收缴武器,造成大约850人被起诉非法持有武器或类似罪行。这些塞尔维亚人中有些据说仍在听候审判。

75. 因此,对巴诺维契的塞尔维亚人来说,1992年的夏天是非常紧张的,既有骚扰,又有对他们行动的限制。从各方面来说,自那时以来情况有了好转,但一些紧张气氛依然存在。与图兹拉市塞尔维亚人中间的气氛截然相反,似乎巴诺维契的大多数塞尔维亚人都感到害怕,并因而想离开。据说,塞尔维亚人经常受到当局的骚扰,遭到逮捕、短时间如一天的拘留和审问,如一天。还有指控说,殴打常常是这种骚扰的一部分。从接受谈话的巴诺维契塞尔维亚人那里清楚地了解到,有些人不敢使自己引起注意,特别是提出要求交换。他们担心这将导致骚扰的增加,甚至可能被从家中赶走。

76.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事情发生在4月9日,难民署的代表和特别报告员小组的两位成员应邀在巴诺维契前塞尔维亚民主党的书记的家中与他会面。在谈话进行了大约一小时后,有两名穿制服的军事警察闯入屋内打断了会面。三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告知他们已经被捕,因为他们必须得到地方当局的许可才能进行私访。在尾随警车到达警察所的院内后,他们与刑事调查局的局长和另外大概7位穿制服的警察进行了一场交涉。一个半小时之后,看来与更高一层的当局进行了联系,三个人被释放。尽管警察的态度并非公然蛮横无理,但很明显,引起当局对自己注意的塞尔维亚人会招致某种危险。

77. 有人提出指控,几个偏僻的塞尔维亚村落里的居民实际上受到软禁。Stupari村便是这种情况,那里的塞尔维亚人未经审判便被任意拘留。在图兹拉监狱问到的两名塞尔维亚囚犯说,他们从1992年5月28日被Stupari当局拘留,被关在那里的一所建筑内。他们说,对他们的拘留从来没有提出任何法律依据。1993年2月,他

们被转移到图兹拉，他们在那里立即受到审判，被宣判非法持有武器。他们被判处一年监禁，从1993年2月17日开始。在作出判决时，据称法官对他们说，他不能考虑进已在拘留中度过的9个月，因为没有官方文件证明他们受到这样的拘留。

78. 在此应当指出，虽然在外围村庄里塞尔维亚人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但当局声称，这是为对他们自己的保护，含义是，他们周围的穆斯林对他们有某种威胁。

79. 图兹拉塞尔维亚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对他们前途的担心。当地人口之间可能出现的社会紧张关系和大批流离失所者的涌入，对那里的塞尔维亚人有重要影响。考虑到去年夏天他们所受到的待遇，这些担心似乎是有道理的。大批流离失所者从斯雷布雷尼察继续涌入，那些人无疑在塞尔维亚军队手里吃尽了苦头，这一前景更加剧了他们对今后可能的事态发展的关注。接受采访的一批塞尔维亚人强调，他们是人质；他们认为，那些非塞尔维亚人不希望塞尔维亚人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而当局又不允许他们离开。这些人，特别是那些与家庭失散了的人，并不害怕放弃他们的所有财产，而肯定地说，他们准备“靠双脚和穿睡衣”离开。他们指出，如果他们想要打仗的话，早就可以那样做了，其中一些人说，他们宁愿进监狱也不愿为哪一方作战：有一位说，他“不能原谅那些对我们开枪的人，也不能原谅那些强迫我们作战的人”。

80. 图兹拉塞尔维亚人行动自由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敏感的问题。据报告，1月底前后图兹拉电台曾宣布，请所有希望离开图兹拉的塞尔维亚人提出交换申请。据说大约收到了2,500份申请，但此后便杳无下文。

81. 3月20日，莫里翁将军访问了图兹拉，与区议会主席进行了会谈，要求兑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府早些时候承诺的行动自由。据了解，这次会议后，“一些”塞尔维亚人被允许离开。地方当局将根据它们已经掌握的材料和在当地红十字会的帮助下挑选离开的人。

82. 据报告，地方当局后来对希望离开的人确定了三项标准：需要得到紧急治疗的人、外国人和寻求家庭团聚的人。将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审查这些标准，而不是由现有的交换战俘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尚未公布。一些塞尔维亚人认为整个程序不够公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应归于这种缺乏透明度。

83. 3月24日，安排了一批46名塞尔维亚人撤离图兹拉，塞尔维亚部队为他们的撤离专门提出了要求。据报告，他们被允许离开，是以需要治疗为理由，或者由于他们是外国人。一个塞尔维亚军队希望撤离的大约270名塞尔维亚人名单已经提出。据报告，名单上的部分人希望离开，但不是全部。这被作为一系列塞尔维亚人

撤离图兹拉活动的第一次，之后，已有几批人被允许离开。3月25日，联合国保护部队开始了一次短命的直升机从斯雷布雷尼察撤离病人和伤员的行动。

84. 4月17日签署的斯雷布雷尼察“非军事化”协议中提到了在图兹拉的行动自由。允许塞尔维亚人小批离开图兹拉的进程似乎仍在继续。

85. 在目前情况下，有人表示担心，离开图兹拉的塞尔维亚人将拿起武器反对政府。这种说法不适用于那些希望离开图兹拉的妇女和儿童。对男性塞尔维亚人，如果回顾战争初期阶段一些塞尔维亚村庄确曾拿起武器，这种说法可能显得多少有些道理。参与那类活动的人可能被俘和作为战俘处理，或受到有关刑事犯罪如非法持有武器的起诉，如经过公正审判发现有罪，还可受到监禁。然而，政府无权仅仅因为他们属于某一民族，便限制数以千计的人行动自由。这将属于非法歧视，违反禁止集体惩罚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

六、结论

86. 由于国际上已能够进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东部的部分地区，平民人口所遭受的巨大的灾难也被置于光天化日之下。灾难所及不分民族界限。

87. 最近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东部的战斗中，出现了大规模和一再违反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情况。这些事件是塞尔维亚军队在 Cerska, Konjevic Polje 和斯雷布雷尼察制造的，他们进攻和伏击试图逃出包围的平民；直接袭击村庄；拒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拒绝同意撤离伤员；和试图将上述问题与不相干的图兹拉塞尔维亚人的行动自由问题联系起来。

88. 政府军队违反《日内瓦公约》，拒绝允许平民人口撤离斯雷布雷尼察，企图用他们充作人体掩护。平民必须受到保护，不受己方和敌方部队军事行动的威胁。

89. 对政府军12月至1993年1月的进攻行动，有人提出了严重指控。事实只能通过有国际观察员参加的公正调查加以核实。

90. 安全理事会和冲突各方关于使斯雷布雷尼察成为“安全地带”的决定，如果协议的精神能够得到充分的遵守，可以挽救很多生命。从斯雷布雷尼察撤出的大约1万人中的绝大多数以及留在当地的绝大多数人原已曾经被迫离开其他地区。这种撤离不是种族净化，而是力图挽救生命。不管怎样，逃难权和它的衍生物寻求避难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特别是在战争情况下。

91. 在图兹拉地区，特别是在巴诺维契，一些塞尔维亚人是歧视和骚扰的目

标。他们的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这本身就是对他们人权的侵犯。种族净化的纠正方法，不是强迫人们留在原地。而且，将向斯雷布雷尼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从图兹拉撤离塞尔维亚人“挂钩”的主张，应予以谴责。一方遵守人权和人道主义义务不应以其他方面遵守他们的义务为条件：对每一方这些义务都是绝对的，不取决于互惠。

92. 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正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东部出现。该地区数以万计的流离失所者和当地居民，他们的生命和健康正在受到威胁。对难民署/粮食计划署要求资金满足在前南斯拉夫那些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基本生存需要的呼吁，国际社会还没有作出充分的反应。³

93. 强行征召参加军事部队的行为和惩罚抵制这种作法的家庭，应受到强烈谴责。所有人都有权出于良心或深刻信念拒服兵役，包括出于宗教、伦理、道义、人道主义、哲学、政治或其他类似动机。鉴于目前这场冲突的性质，参战者完全无视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律的义务，更有必要承认出于良心理由拒绝参加这种作战的权利。

七、建议

94. 特别报告员再次建议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和平进程中，应给人权方面的关注以优先位置。冲突各方的信誉必须用它们是否愿意立即遵守以下各点加以衡量：

- (a) 应立即释放所有被拘留的人，并给予安全条件；
- (b) 应立即结束对城市和民族聚居区的包围，开放人道主义救援走廊；
- (c) “安全区”的概念应当扩大，适用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其它地区。Gorazde 和 Zepa 应立即成为安全区，因特别报告员十分关注确保其它聚居区发生的事件不会再次出现。应给联合国保护部队增加必要的人员和资金，以完成这项任务；
- (d) 无论如何，各方和国际社会都必须保障逃难权和寻求避难权。

95. 考虑到在Konjevic Polje、斯雷布雷尼察和现在显然已在 Vitez 出现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情况--这些情况为联合国保护部队人员亲眼所见，特别报告员再次建议，扩大联合国保护部队的职权范围，允许它有权在这类情况下进行干预。还应授权联合国保护部队调查提出的指控。这又再次需要增加联合国保护部队的文职工作人员和资金。

96. 对难民署和粮食计划署要求提供资金的呼吁，国际社会应立即作出反应，以确保它们对前南斯拉夫的人道主义援助计划不致陷入困境，这一援助可使大约400万人民受益。应更加优先安排为收容流离失所者或难民的家庭提供财政援助。需要有资金和材料，改造和翻修建筑物，特别是学校，以安顿流离失所者；促进紧急状态之后复苏所必需的生产性活动；为当地现有的专家提供资金，以帮助创伤受害者包括儿童康复。

XX XX XX XX XX

¹ 审阅本报告时应当参照特别报告员此前提交的各份报告(E/CN.4/1992/S-1/9; E/CN.4/1992/S-1/10; A/47/666; E/CN.4/1993/50)。

² Everett M. Ressler, “从冲突地区撤离儿童：考虑和指导原则”(难民署/儿童基金会, 日内瓦, 1992年12月)。

³ 见联合国增订的为前南斯拉夫发出的机构间联合呼吁, 1993年4月--12月, 1993年3月11日。

⁴ 见E/CN.4/1993/50。